

曲海總目提要

曲海總目提要

上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曲海總目提要

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曲海總目提要

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3 号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1295 字数 906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69 $\frac{5}{16}$ 插页 1
195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01—2000 册
(共 3 册) 定价 (6) 10.40 元

出版說明

『曲海總目提要』是研究中國古典戲曲的一部重要參考書。為應目前戲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，我們根據大本書局印本重排出版，謹向讀者作几点簡要的說明：

一 本書完全依據大本本校訂重印。惟原書『關元宵』一劇，卷十四與卷三十三復見，今刪去其一。

二 雜劇和傳奇，形式截然不同，原書未加區別。這次重印，凡是雜劇（包括一、二折的短劇），均于劇名下注出，未注的都是傳奇（中有少數是南戲文）。

三 原書對於各劇的作者，很多不詳或錯誤。今尽可能就已知的加注更正或考訂說明，注文即排在正文下，用*號為記。

四 書末附印索引，以便讀者檢閱。

現除『今樂考証』和『曲錄』等書外，尚無精確完全的古典戲曲總目，尤以作家姓名，最為傳說紛歧。這次所加注文，限于能力，做得很不够，如有遺漏或錯誤之處，懇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八年四月

序

武進董廷尉康得樂府考略四函。又從盛氏愚齋假考略三十二冊。爲一書而失羣者。互相比覈。得曲目都六百九十種。復取揚州畫舫錄所載黃文暘曲海總目互勘之。則考略之六百九十種。較曲海目之一千一十三種。所佚止三分之一。于是就考略所存者排比纂錄。釐爲四十六卷。鐫印行世。較坊刻傳奇彙考有條理矣。傳奇彙考者。不知何人所集。或云即曲海殘本。疑莫能明也。宗室寶瑞臣侍郎有之。黃陂陳士可都護亦有之。他日若得二家藏本補苴罅漏。則更爲此書慶矣。廷尉釐訂付印。仍名曰曲海者。蓋不沒文暘蒐集之盛心也。嗟乎余與廷尉。生有同耆。二十年奔走南北。篋中所得。幾及六百種。頗有軼出此錄之外者。大氏明代中葉。作者極盛。雖有一二好事如呂天成輩。搜集萃錄。而聞見有限。終不能無遺漏也。古今輯錄曲目者。草窗周氏。南村陶氏。最稱浩博。近人中惟海寧王君靜庵曲錄

六卷。亦推美富。所惜者各曲文字未及徧覽。時見紕誤。未若此書之詳瞻也。余嘗謂古今文字。獨傳奇最爲真率。作者就心中蘊結。發爲詞華。初無藏山傳人之思。亦無科第利祿之見。稱心而出。遂爲千古至文。考鏡文學之源者。當于此三致意焉。自諸史藝文四庫存目以爲纂弄戲墨。不足言文。擯而弗錄。于是謾聞下士。熟視無睹。日佚日亡。以迄今日。使無文暘廷尉先後爲之董理。不獨昔賢撰述不可得見。而元明清三朝文獻所繫。不更鉅且大哉。昔顧俠君元詩選成。夢古衣冠者來謝。吾知此書出。而南北詞家亦可無憾于地下矣。戊辰七月。霜厓吳梅叙。

序

夫所謂曲者。即非直之謂也。鹿觸殺與漆城蕩蕩。皆非直諫之辭。是故俳優祖述。莫不取其遺意。用爲譎諫。蓋當其時。天子至尊。無敢論其得失。而假借天象。託爲災眚。以期自責。又或有所不能。則惟設法以投所好。藉聲色之足動心情。借歌舞而進藥石。或采往古興亡。用作千秋金鑑。或取眼前事物。俾知一覺黃梁。其用意必有所在。而叙事不厭其繁。固與詩賦文章。不可同日而語。以視鐘鼓簫簫。適爲別面新開。傳奇雜劇之所以盛於金元者。則以外夷入主。士大夫習於荒淫。家絃戶誦。幾不自念亡國之恥。於是有心者因勢利導。作逢場之戲。爲救世之針。描畫人心。竟如其面。宛轉譬喻。則取諸身。於是匹夫匹婦。知有所責。十手十目。毫不能逃。中國之不亡於元。未始非其功也。迨及明季。作者已失本意。因而比事屬詞。益趨工巧。以視金元所作。都取方言白話者。迥別兩途。是

蓋無異於詩。上古歌謠。不假雕琢。二南風雅。悉本性靈。即所用韻。亦取天籟。初無束縛。降至李唐。始以應制。於是雕飾求工。遂多無病而呻之作。而矜奇好異之徒。且復創變爲詞。其實擅爲長短句者。無過李白。而李白不爲詞祖。亦甚冤耳。金元北曲。絕似李白歌行。宋儒類皆拘謹。惟知守舊。自命解人。故無創作。唯能倚聲填詞而已。南詞之所以異於北曲者。北曲都爲絃索調。略如今之大鼓。故其詞語多直率放浪。如野馬之不羈。大抵操縵自歌。初無拘束。故以白話爲多。南詞則配簫管。不能使竹肉齊鳴。如雙聲之絳樹。於是操觚落筆。不得不就一定之範圍。此南曲之所以無異於詞。稱之曰填。正以先有管色。而後以文字就之耳。填詞家所奉圭臬。曩不過花間草堂。未嘗註有工尺。惟白石自度。恆註管色於行邊。蓋新聲自倡。欲使小紅低唱而與簫聲相協。自不得不有定譜以示準繩。此足以見宋詞未嘗無譜也。紅友生平未嘗學律。而乃謬託知音。強著詞律。殊不知死板活腔。偷聲減字。正其見長之處。例如皮黃不限於七字。而賓白非必

用四言也。惟是文人製曲。大都未習謳歌。好事傳奇。乃欲播之絃管。若不按譜就班。安得和聲協律。於是反主爲客。奉伶工爲南針。削足就履。如日華之西廂。而碎金詞律以及大成九宮譜等。遂如場屋中之佩文詩韻。視爲鐵板鑄成。不可移易分寸。彼蓋不知毛詩一部。固已備具衆體。其初作者果何所依據而成耶。元人百種。未嘗如納書楹之註板註腔。試以同一牌名。彼此前後互相對照。其不同之點甚多。即納書楹所註工尺板眼。而同一牌名。亦復各闕不同。是足以證減字偷聲。換頭賺尾。正與今之皮黃名角。行腔使調。各具特長。琴師倚聲而和。全賴耳熟能詳。初非若留聲機片之千遍皆同也。故吾嘗以簡括之辭詔門弟子曰。諺有之。熟讀唐詩三百首。不會吟詩也會吟。填詞製曲。亦復如是。蓋學詩不必讀仄仄平平仄。即學曲不必讀工尺上四合。但取前人曲本。瀏覽百篇。任用何種自然腔調。信口讀之。但勿讀仄爲平。讀平爲仄。則聲調自能流露。而瑕瑜遂以顯見。擇其善者而從。則前人皆吾良導師也。豈必奉伶工樂伎。北面再拜。學爲應聲蟲。

哉。東坡水調。千古盛稱。但一按其前後字句。正自矛盾。何以能傳。蓋取神韻不在死板直腔中也。玉茗四夢。擅場一時。而牡丹亭之冥判。直是全不相干之一篇散文韻語而已。其他類此。不勝枚舉。所謂熟極而流。出神入化者。正如汪笑儂之馬前潑水。豈復能以呆板二六繩之。中庸所謂致曲。大抵類是。蓋由誠形而著其明動變化之功。洵足使人忘其所以。受其感化。若必家家收拾起。戶戶不提防。則諺所謂好曲兒沒三遍可唱。有不使人厭倦者幾希。曲海之輯。初非爲填詞家而設。讀其原序。足知當時御前聲樂。正與慈禧供奉一般。荒嬉燕逸。習爲故常。言官嚙如仗馬。文網密於簷蛛。除卻優俳。又孰敢爲鹿觸殺與漆城蕩蕩之曲喻哉。且不第此。即在達官貴人之家。門下食客彈鋏者。只圖魚肉。房中美人擲筆者。祇勸醇醪。直諒多聞之友。不爲所重。嬉涎諂笑之徒。則加特賞。然則舍倡優而外。又孰能與士大夫交一言哉。是無怪乎捧角者盛行於今。而識曲者久亡於昔矣。或謂曲海總目。固屬洋洋大觀。惜其所載僅如四庫提要。不及正文。未

免使人歛望。殊不知所謂曲者。已非直道。而況加以文飾。又何足取。所可取者。只在事實。雖不必真。而比興之旨。胥在乎是。例如首篇所述青衫淚。元稹既任採訪之職。而反助居易以奪民妻。聖明之主。居然聽元稹之奏。下皇皇之詔。以裴興奴賜居易而反懲劉。其間究竟孰是孰非。孰曲孰直。是在觀劇者之良知與以心判。蓋其事正如鹿觸殺與漆城蕩蕩。初亦何嘗真實不虛。不過優俳用爲譏諫。以博軒渠。將使人人知其爲曲。而於是審曲面執舉直錯枉以正其曲。所謂識曲賞其真者。初非斤斤於聲樂之微。蓋其真諦只在以己之正。正人之曲而已。則但讀其提要。已可賞識其真意之所在。又何必斤斤於曲文字句間哉。予作此序。適紅樹詞人過訪。見而笑曰。洵如君言。不但曲譜曲韻俱在打倒之列。而人人所擊節歎賞之曲文。亦竟完全剷除。然則曲海之目亦徒存矣。予應之曰。誠然。如其曲文而無深意存焉。則爲徒作。今人之爲無病而呻者。皆不過言志之詩。比事之詞。直率無味。又安所謂曲耶。故吾以爲曲者。即非直之謂也。唯其委細屈曲。所爲

不能方正。則凡良知未泯之人。必能判其曲直。其爲文不過爲引人入勝之具耳。
曲海提要之輯。正如新劇幕表。揭示後臺。影片說明。列諸前導。蓋其要旨不在
演繹而在歸納。固可省讀十年書也。戊辰端午。天虛我生識於香雪樓。

序

戲曲肇自古之鄉儺。迨其後春秋有優俳。漢有滑稽。

見唐歌樓格十二紅注。蓋即優伶之一種。

唐有梨

園弟子。五代有伶官。宋隸教坊部。相沿至今不替。劇本之可考者。據陶九成輟

耕錄。宋爲官本雜劇。金爲院本。二者或稱爲爨。亦有以所裝脚色名之者。如某

孤某旦

亦作姐

某酸是。金又爲艷。

亦作發

或作段。顧傳於今者。惟金董解元西廂記。

餘均亡佚。爲可惜也。元分雜劇傳奇二種。雜劇除楔子外。大率四折。間有少或

一折。多六折八折者。此不多見。傳奇關目至繁。二三十折不等。若王實甫西廂。

古本僅五本。各本四折。體蓋參用雜劇傳奇矣。元傳奇之存者。惟施惠拜月亭。

高則誠琵琶記。按徐子室元譜南詞九宮正始所引。多至一百二十餘種。是書傳本

絕希。世人知者蓋鮮。亦憾事也。至所用曲調。雜劇用北詞。傳奇用南詞。不容

少紊。明代仍之。然雜劇如周憲王誠齋樂府。猶不失元人遺矩。中葉以後。盛明

雜劇所收。多用南詞。若傳奇且雜以北詞。不復拘拘元法矣。此又體例沿革之大概也。竊謂戲劇乃文藝之一。粉墨登場。渭涇攸判。梟雄盜世。難逋絃索之誅。大節捐軀。克享鸞旣之壽。發人猛省。補救頽風。以言儆世之深功。甚於史官之直筆。誠未可以小道鄙夷之。嘗欲集今世通行各本。舉其大要。名曰檀板陽秋。篋中略有編輯。而人事牽率。隨作隨輟。迄未卒業。曩從清宗室寶瑞臣侍郎處。得閱傳奇彙考一書。有十鉅冊。喜其翔實。聞黃陂陳士可都護亦有之。與寶本互有出入。兩書惜未流行。坊間有石印本。任意刪節。已非完書。嗣於廠肆獲樂府考略四函。乃自清內府佚出者。楷錄工整。鈐有硃圈。標簽用黃蠟硯牋。書法尤精妙。文多與彙考同。而強半爲彙考所不載。近歲避囂南來。得讀盛氏愚齋藏書。亦有考略三十二冊。裝潢與廠肆所得內府書同。乃一書而失羣者。借歸遼錄經年。合之前帙。凡得曲六百九十種。戲劇大觀。於斯稱盛。考畫舫錄。乾隆丁酉。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改修曲劇。圖思阿繼之。歷經兩任。凡四年事竣。總校

黃文暘李經。分校凌廷堪等四人。別條又載黃文暘曲海二十卷序。稱乾隆辛丑間。奉旨修改古今詞曲。予受鹽使者聘。兼總校蘇州織造進呈詞曲。因得盡閱古今雜劇傳奇。閱一年事竣。追憶其盛。擬將古今作者。各撮其關目大概。勒成一書云云。並載目錄凡一千一十三種。翫讀文義。當時織造倉猝進呈。並無主名。而文暘蓋欲就所進呈刪約爲是編。雖有序目。未覩成書。今考略所存之目。均見於曲海目中。是所佚僅三分之一。其爲織造所進無疑。亦即曲海所據之藍本也。方今文學振興。戲曲列入國學專科。莘莘學子。不可無典麗之鉅製以資考鏡。爰爲條列作者世代先後。釐爲四十六卷。以其事其文。悉出於修輯原手。仍用舊名。無嫌剽掠。他日若得佚簡復出。珠還璧合。亦意中事。或就寶陳二氏補錄此本所遺者。當較原目所缺無幾。詞壇同好。儻能賡續其後。是亦余檀板陽秋之志也。歲在丙寅秋七月。毘陵董康。